

绿色遥思

张炜



绿色遥思

张
炜

I267
Z193-12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267
Z193-12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色遥思 / 张炜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1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3356-7

I. 绿…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602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朱 鐸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8

字 数 148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张炜，1956 年生于山东龙口，原籍山东栖霞。童年在海边果园里生活，长大后做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到省城从事了四年历史档案资料编研工作，以后一直做专业作家，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

他是一位擅长鸿篇巨制的写手，已出版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外省书》、《刺猬歌》等十余部，其中《古船》和《九月寓言》给他带来巨大声誉，被翻译到许多国家出版。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很精彩，如《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冬景》、《海边的雪》等。在写小说的同时，还写有大量散文和诗。他的个性里很有诗人气质，所以他的作品诗意浓郁，是当代抒情哲思散文的代表。其实，他的许多小说也有诗性特点。

张炜的早期作品常写两性之间朦胧的感情，显得纤巧

婉美；中期转向对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揭示底层百姓的人性，日益走向深厚沉郁；此后则更多地探究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出路，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回归大地、“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他的故事总是与自然环境融汇一起。

有人认为，张炜的作品里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人道主义精神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最初，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歌颂（如《声音》）；第二阶段，是对恶人恶势力非人道主义行为的反抗和鞭挞（如《秋天的愤怒》）；第三阶段，则是对整个人类、整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非人道主义因素的揭露和批判。《梦中苦辩》中对杀狗者的诘问是何等痛心疾首，淋漓尽致！

张炜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是写芦青河入海口两岸，那生他养他的地方。准确些说，其中写得最多的，还是芦青河边的果园、老林子。童年的生活对一个作家的影响之巨，在张炜身上得到了再一次证明。除了果园、老林子，他最爱写海边的生活。其实在他心目中，自童年起，芦青河和大海、果园和海滩便是一体的。风声水汽、烈日清辉，乃至寂寞孤独，都是他和它们共同的经历。这一片清冷广阔的边远风光，整个地画入他心中，成为他思想、生活和创作的永久背景，也成为无数读者心目中的一方神奇

之地。

本书选自张炜的各种作品集，其中既有发生在那方神奇之地上的神奇故事的讲述，也有对人性的尖锐思考，还有对中国文人的和民间的古老传统的温情和忧虑——其实大多情况下，这三个方面在张炜笔下是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分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09年12月

目 录

纸与笔的温情	001
梦中苦辩	009
美妙雨夜	031
羞涩和温柔	050
独语	069
父女对话	081
绿色遥思	091
旧时景物	101
下雨下雪	112

捉鱼的一些古怪方法	129
赶走灰喜鹊	132
激动	141
问母亲	162
生长蘑菇的地方	183
狐狸和酒	202
采树鳔	216
蜂巢	232

纸与笔的温情

尽管最早的文学不是写在纸上的，但用纸和笔成就文学却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它简直是很古老的事情了。更早是用竹简木片、兽皮锦帛加刀锥羽毛之类，用这些记录语言和心思，传达各种各样的快乐和智慧。后来有了纸，也有了很好的笔，如钢笔。这就让文学作家更加方便了，快乐了。

他们有可能因此写得更多了吗？当然是这样。但是并不能保证写得更好。

纸与笔使作家写得更快了一些，特别是钢笔，内有水胆，不用蘸墨水了，所以中国人一直叫它为“自来水笔”。墨水自来，多么方便，那么写作者在写作时，等待的永远只是脑子里的东西了。而在古老的时期就不是这样，古老的时期，人想好了一句话，要费许多力气才能记下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处在等待的

地位？是工具还是思想？这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在写作中也许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有人以为工具的问题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的问题，我不那样看。特别在今天的作家那里，总愿意证明电脑打字机的诸多好处，证明它的有益无害。也许真的是这样。不过另有一些人心里装着的却是一个反证明，他们很想证明它对写作是有害的，只苦于无法像数学家物理学家一样得出求证罢了。

在缺纸少笔的时代，在竹简时代，人们为了记录的方便，就尽可能把句子弄得精短，非常非常精短。读中国古文的人都有个体会，那时的文字简洁凝练到了极点，大多数的词只有一个字。现代汉语的词则要由两个字或更多的字组成。把一段古文翻译成现代语文，一般要增加两到三倍的长度。

中国古典文学的美，美到了无与伦比，难以取代。有人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也是不能取代的——那也许，那是因为它就这样了，它已经无法变成另外一种模样了。但是起码现在的人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峰仍然在古代。为什么？理由很多了，我看其中的一个理由大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因为书写工具的变化，是它的缘故。

西方的文学是不是与中国文学走了同样的轨迹，我手里没有更多的资料，还说不准。

总之从古到今可以这样概括：工具变得越来越巧妙越

来越灵便，文学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品质也在改变，但却不是越变越好了。其实文学写作无非是这样：用文字组成意趣，它一句话的巧妙，思想的深邃，着一字而牵连大局——这一切都得慢慢来才行，要一直想好了，再记下来。这个过程太快了不行。工具本身既然有速度的区别，那么速度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催促和破坏思想了。这是个简单的原理。

显而易见，现代写作工具的速度在催逼艺术，催逼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粗糙的艺术。实际上，许多古老的艺术门类就是这样，它一旦离开了对原有的生产方式的维护，背弃了这种方式，也就开始踏上了死亡的道路。它会慢慢消失。文学似乎仅仅是一种写在纸（竹简、帛）上的、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个事实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惊呼，说文学阅读正在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他们这是在悲叹文学的命运，它极有可能迎来的最终的消亡。

如果这种恐惧有一定的真实依据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今天的文学大多已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了。这一来它就与其他的视听产品，与其他的娱乐方式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它们的品质大同小异。

现在的文字通过键盘，以数字方式输入，闪现在荧屏

上。阅读和传递也是以数字方式实现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还有个要命的网。当然，现在主要的文学作品最终也要印在纸上，但那只是以数字方式输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数字转化而已。就在这种转化当中，有一些最重要的特质被滤掉了。这种特质是什么，我们暂时还不能准确地知道，但我们大致可以明白，那是诗性——文学中最为核心的东西。

数字的传播和输入方式影响了思维，改变了文学作品的质地和气味，这已经不难查觉。作为时代性的转变，渐渐蔚成风气，终于使各种文学写作发生了流变，甚至也波及到传统的写作：那些仍然使用纸和笔的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跟进，无形中模糊了与数字输入品的界限。

我们都知道，中国汉语使用一种象形文字，那么写字就等于是对物体形状的一次次描摹。当然了，文字进入记录功能愈久，这种描摹的意识就会大大减弱以至于没有。但它的确是有这种功能的，它在人的意识中潜得再深，也还是有的。它也许藏到了人的意识的最深处，藏到了潜意识之中。所以说，从本质上来看，写字是很诗意的一种事情。所以中国有书法艺术，而其他国家的拼音文字就难以做成这一艺术。

以数码形式输入的文字仅仅是一种代码，它的过程取消了描摹的诗意。而人在纸上无数次的描摹所引起的生命

冲动，它的快感，它不断重复的联想功能，也都一并取消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看待写作工具的变化，就不仅仅是个速度催逼思想的问题了。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描摹，文字的书写，也是一种描摹。可见它们同质同源。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读者首先看到的总是“文字”，而不是“代码”。这里所说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具有强烈“文字感”的文字。而现在的许多作品正好相反，我们在阅读中首先感到的不是文字，而是一些符号在眼前匆忙掠过，它们只是充任了符号的功能，相当急促地、直接地表达了一种意思或故事。没有了文字感，当然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而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所以，人们痛感文学在消亡，这原来是有道理的。

现代传媒中出现的文字、它所运用的语言，一般来说只具有符号和代码意义。作为一种代码，它需要简便快捷，因而突出的也只能是文字的符号功能。

最终，如果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没有了文字和语言的深刻感受，没有了关于它的快感，文字和语言就真的只能成为一种代码和符号，它在使用中也就与一般的现代传媒没有了根本的区别。既然没有区别了，文学又如何能够存在、如何具有存在的必要呢？既然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

东西，所要取得的一切信息，如阅读的快感，种种的期待，几乎从其他的艺术门类、从其他的传播媒介中也能够获得，甚至更为强烈和方便——读者为什么还需要文学作品呢？

由此可见，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就这样给抽掉了，如此下去的消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当代，恰恰是文学写作者自己，而绝非其他任何人，造成了文学的危机。有人说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促成了文学的萎缩，挤掉了它应有的空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一种夸大其辞。因为艺术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与空间，文学，诗意，它的创作与接受本是一种生命现象，源于生命的本质需求，说白了就是：只要有人就会有文学。如果有人想在这个越来越缺少诗意的世界上彻底消灭诗，那么至少也得先在这个世界上消灭人类自己。

可见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诗也就会存在一天，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不是关于诗的什么大话，而不过是一些实在话罢了。

文学既要存在，就要独立，独立于其他的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而现在许多人做的正好相反：不是强化这种区别，而是淡化这种区别。具体到文字，就是漠视和削弱文字感——不是在写作中走进语言的艺术，而是逐步取消语言的艺术。从文学写作发生发展的历史，从它的现状来

看，可以说从来没有过的大浮躁弥漫过来了，写作活动变得急切而匆忙。它像数字时代一样追求速度，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其实文学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慢下来，越来越慢。这就是文学与时代的对应。笔和纸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宝贵之物，它们比起冷漠的荧屏来，当是很温情的东西。写作与纸笔为友，互为襄助，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依我看，纸与笔较有可能让现代写作者耐住心性，并且在其中再次找到文字的那种非同一般的特异感受。

感性一点讲，真正的文学语言不是呈现颗粒状的，而是一股浓浓的热流，是非常黏稠的。文字首先要不是冰冷的颗粒，词也不要。它们本身是有生命的，有毛茸茸的感性，有令人难以忽略的个性。只有这样的文字流，才谈得上是语言，才谈得上语言的魅力，也才谈得上文学。

作家脱离了纸与笔的温情，总是令人惋惜的。脱离了，就不能谈文学了，这样说有点耸人听闻；可是我们知道，文学这个古老的东西，最初是一个人在寂寞空间里展开的手工，这恐怕是不能否认的。

说到文学的现代性，会产生出许多伟言要义。不过再大的要义，也要首先考虑文学的生存。现代化的、数码时代的文学，要生存就要回到自己的本质。于是，对于其他艺术门类，对于一般的传播和表达方式，文学当然不是去

靠近，而是要疏离。文学与它们的区别越大越好。

纸和笔比起数码输入器具，更像是文学的绿色生产方式。古老的艺术魅力无穷，比如文学。其实这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因为人是魅力无穷的。

2001 年 12 月 12 日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

梦中苦辩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上，任何一点事情都传得飞快。新来了一个会算命的人啦，谁家生了一个古怪小孩啦，码头上的一艘外国船要卖啦，等等。所有传闻大都与我无关。

但现在传的是：镇上要打狗了。根据以往经验，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接着又传出，打狗从今天一早就开始了——看来事情准确无疑了。

不幸的是我有一条狗，已经养了七年。我不说这七年是怎样与它相处的，也不说这狗有多么可爱，什么也不想说。消息传来时，全家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儿，定定地望着我。它当时正和小猫逗玩，一转身看到了我的脸色，就一动不动了。

家里人走进屋，商量怎么办。送到亲戚家、藏起来，或者……这些方法很久以前都用过，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差不多要吵起来了。有人说已经从镇子东边开始干了，进行到这里也不需要多久。妻子催促